

当代西方畅销金榜文库

西方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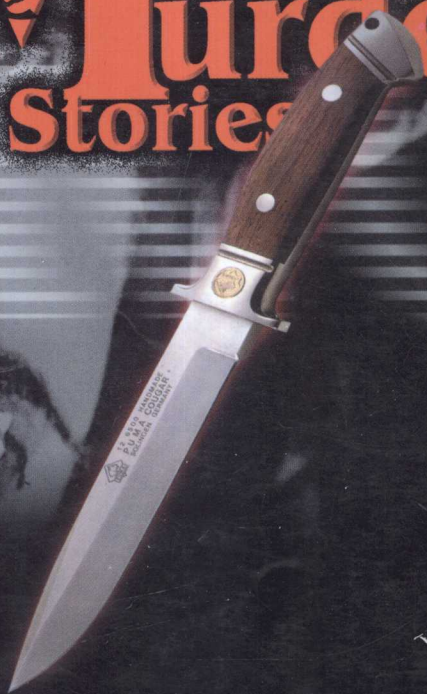
1

谋杀

故事集

Menacing
Little Murder
Stories

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
主编



珠海出版社

2/2

西方经典

谋杀故事集

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 主编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西方畅销金榜文库·第1辑/[美]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主编

希区柯克等著-珠海:珠海出版社,2000.12

I. 当… II. ①斯…②希…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西方国家-近代 IV. 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56939号

ISBN7-80607-731-6/I·296 ¥104.00元

中国广东省图书版权登记19-2000-188号

100 Sneaky Sleuth stories Copyright ©1998 by Stefan Dziemianowicz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0 by Zhu Hai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当代西方畅销金榜文库·第1辑

——西方经典谋杀故事集

©[美]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 主编

策 划:文思集成

责任编辑:晓 宁

装帧设计:刘海啸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珠海市人民东路银桦新村47幢A座)

电 话:0756-2515348 邮政编码:519001

照 排: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 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32工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51.25 字数:1200千字

版 次:2001年1月第1版

2004年3月第2版

印 数:10000

ISBN7-80607-731-6/I·296

定 价:104.00(全4册,本册26.00)

侦探的生活并不轻松(代前言)

他们常常加班加点,超时工作,但却领不到超时工作的报酬。街头就是他们的办公室,他们必须千方百计地为委托人着想,但却无法提高合作者的待遇。他们的工作只有在别人出了差错或决策失误时才会有进展。他们受到权威部门的轻视,连媒体都拿他们作为取笑的对象。他们尽职尽责,总是希望把应承的任务完成得更好,但是,即使如此,他们也很少受到奖励。他们每天都处在枪口之下,可当他们真的倒下时,总会有其他人来顶替他们的位置。

而这,不只是那些能找到工作的幸运者的情况。

另外一些侦探,他们既没有佩戴过警徽,也没有挂出过写有他们姓名的“私家侦探”的招牌。他们是遍布全国各个城镇的普通男女。他们会被地方上的清规戒律羁绊,不得不在只注重大案的警方有所忽略的地方寻找蛛丝马迹。较之侦探技巧,他们受益更多的是爱打听的好奇心,驱使他们勇往直前的往往是他们的是非观而不是付费多少。他们不带枪,所以,总因过分自信而处在危险中。警察对他们采取屈尊俯就的态度,而罪犯也没把他们看成是解决不了的麻烦。一旦交了差,他们又会回到平平常常的生活状态中,既不引人注目,也不对他人品头论足。

但是,不管他们已经是同行中的庸中佼佼还是初学乍练的新手,他们只有拼命干才行。他们识骗局,缉盗贼,挫阴谋,擒真凶。他们没有什么罪案不能破,侵吞挪用,绑架勒索,巨额盗窃,间谍活动直至谋杀重罪。他们的眼睛不会漏过任何一个细小的线索:弹孔的角度、孩子被诱拐的日子、疑犯衣服上的破裂处、死者的最后

一餐、凶案发生的具体时间、委托人的职业，甚至罪犯提供的不在现场的铁证，在他们看来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收集在此的一百个故事，就是上述观点的佐证。一系列罪案的发现和破解，靠的就是那些有着敏锐的探究眼光的人们。靠少得可怜的线索，条分缕析，破解一个又一个疑点，最后，他们总能及时地把罪犯缉拿归案。

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好的侦探，就像好的魔术师，从不泄露他们的绝活儿。不管是什么人，增加些推理能力，凡事问一个为什么，这肯定是有益无害的。这有助于使我们变得谦卑起来。谦卑令侦探们能安全地进出最富有挑战性的场合，看到或听到那些不融入当地的背景就无法看到或听到的事情，避开繁文缛节，敲开一扇扇对穿制服的人紧闭着的大门，谦卑使得那些资深老辣或初学乍练的侦探能够渗透到我们的私生活中来，突破我们的心防，窥探到我们的秘密。

读过下面这些故事，你就会知道我们所言不谬。你会惊奇地发现侦探们如此谦卑——而我们自己却如此傲慢。

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

纽约，1997

目 录

侦探的生活并不轻松(代前言)	(1)
我是凶手吗?	肯·凯斯勒(1)
我终于找到了你	罗伯特·摩尔·威廉斯(9)
看 法	莫里斯·赫什曼(15)
海蒂姑妈的玩具娃娃	伊迪·哈尼斯(24)
诱 惑	亨利·诺顿(28)
最好的一餐:杰克·哈吉的故事	C·J·亨德森(32)
鸟已飞去	弗格斯·特拉斯洛(41)
血与骨	H·R·F·基廷(54)
破碎的象牙	戴维·克鲁(61)
紧要问题	特德·斯特拉顿(68)
冲洗洁净的尸体之案	斯图尔特·弗里德曼(80)
椅 子	杰弗里·维斯(90)
夏洛特的诡计	莫里斯·赫什曼(100)
斗篷和扒手	约翰·杰克斯(102)
一个常见的错误	H·R·F·基廷(111)
机密情报	约翰·L·弗伦奇(118)
犯罪现场	卡罗琳·惠特(125)
谢幕的掌声	亚历山大·布莱德(134)
死吧,斯普拉金斯先生!	特德·斯特拉顿(145)
偶然的因素	奥古斯特·德莱思(156)

- 昏迷的警察 爱德华·S·沙利文(162)
- 法斯特法斯特的故事 威廉·F·诺伦(170)
- 愚蠢的证明 奥古斯特·德莱思(180)
- 佩都的脚印 休·B·凯夫(186)
- 陷害我于油画之中 S·M·坦尼肖(195)
- 冷冻食品之懊恼 格伦·洛(208)
- 军人的未来 迈克尔·吉尔伯特(216)
- 待玩的游戏 C·J·亨德森(226)
- 瓶中的魔鬼 马德利·拉尔夫(237)
- 格兰普插了一手 休·B·凯夫(242)
- 指针称之为谋杀 卡尔文·S·艾伦(251)
- 她主人的选择 肯·凯斯勒(257)
- 中学聚会 爱德华·D·霍克(267)
- 地狱旅馆 理查德·吉勒姆(272)
- 我想当一个侦探 斯坦·诺尔顿(283)
- 英奇的四万美元不在场证据 约翰·梅特兰(289)
- 这不应该发生在狗的身上 伦纳德·B·罗斯巴勒(300)
- 刑警学艺 E·E·哈勒兰(312)
- 居心叵测 华莱士·厄弗莱(317)
- 如此玩笑 伊迪·黑尼斯(329)
- 杀机再起 斯图亚特·弗里德曼(333)
- 死囚遗训 约翰·G·皮尔索(343)
- 伊人已逝 W·T·布兰农(352)
- 浴室匿案 H·R·F·基廷(361)
- 血色长夜 约翰·莱恩(367)
- 美梦难圆 谢莉·辛格(378)
- 佳期如梦 莱尔·拉马斯(388)
- 玛丽之死 A·J·柯林斯(392)
- 旋转木马 马西娅·马勒(398)

我是凶手吗？

肯·凯斯勒

仅以我个人的名义而言，我的生意就是拯救人们的生命而非毁灭它们，这样说才是公正的。就拿汤姆·希思的事来说，我完全是为环境所迫。天知道，我办这个案子是把它当成一个秘密的玩笑，它既可以使我开心，也可以达到我的目的。

一切都还要从安·帕纳尔说起。要不是因为她的话，我那时可能会过着正常而幸福的生活。或许我会同某位漂亮的姑娘结婚并成为一名成功的内科医生，服务于社区而受人尊敬。

如果在某天抓住机会说：“从这天起我开始爱上了安。”那就好像是在定义你意识的起点。没办法。那不是在幼儿园，就是在小学——以及以后永远。

我要到大学去接受九年的医科培训，就在我动身的那天，安哭着说道：“我等着你，亲爱的。”那时她 17 岁。我相信了她，并没有考虑到她还很年轻。

回想起来，我不能就所发生的事情而责怪安。汤姆·希思和我们同龄，是我们俩的朋友。汤姆也爱她，或许是和我不时爱上了她。我了解汤姆以及他的思想，我敢肯定如果那时他知道我的感觉如何的话，他会避开她的。但结果是他没有。

这大概是我为九年不在她的身边所付出的代价，或者是我的职业给我带来的巨大损失。我想可能是后者，也说明了，通过下意识的扭曲，我为什么会利用我的职业来弥补我所付出的代价。

安没有能来车站接我使我感到非常吃惊。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我跑上她家的台阶时的那一刻。那是五月，花园里鲜花绽放。郁金香和丁香花的花蕾几乎都变成了紫色。那是春季，恋爱的季

节。安为什么没有来接我呢？

她没有在门廊上等我，也没有伸出双臂热情地迎接我。她来到门前，一头金黄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透出灿烂的光芒。“你好，伊凡。”她说。我明白她这句话的含义。她用这两个小小的字眼毁灭了我的一切梦想和计划。

“安！”我说。我猛地推开纱门，紧紧地抱住了她。但她并不是在期盼我的到来。她已经用两个小小的字眼告诉了我。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她将我推开说，“发生的。”她向上望着。“呃，伊凡，你得明白，汤姆·希思——”

“汤姆·希思！”

一提到他的名字，她的脸便神采飞扬。“我从没想到还有这么好、这么诚实的人。”

“好而且诚实，哈？”我握紧了拳头。“在我为了能让你过上体面安全的生活而离去时插足进来。”

“噢，不，伊凡，”她反驳道，“屠姆不知道。我从没告诉过他。在你走了之后——呃，情况变了。我猜是我长大了。我无法控制自己。”

几分钟后，汤姆出现了。他走了进来，高仰着头，眼睛明亮。“啊，伊凡！”他叫道。汤姆个头高挑，面色苍白。

“祝愿你们两人幸福美满。”我说。这是一句谎话，但不是那种毫无伤害、具有运动家精神的谎话。就像是在次日清晨从镜子里注视到的你自己那样，你所看到的并不美好。我巴不得他们不幸福。我突然憎恨起汤姆来。但我还是可以撒谎，奇怪的是，居然还能让他们相信。“谢谢，伊凡！”安惊讶而如释重负地说道。汤姆紧握着我的手说：“我们希望得到所有人的祝福。”

“我很快就要挂牌开业了。”我说。“任何时候你们需要屠夫时，就来吧。”

安笑了起来。她的笑声就像是在静谧的礼拜天教堂传出的钟

声。汤姆清了清嗓子，他没有笑。“我或许会接受你的邀请，戴克思，”他说，“只是进行一下检查。”

“汤姆一直工作得太劳累了。”安解释道。“在他父亲去世之后，汤姆接管了生意。现在他几乎已将它扩大了一倍。”

“好的，来吧！”我告诉汤姆说。

我的诊所有两个房间，一间是为病人做检查用的，一间是接待病人用的。没有护士。我还雇不起不必要的人手。最终，汤姆还是来检查了。

“头老是痛，”他解释道，“胃也疼。安认为是劳累过度了，但我可不那么乐观。我们下个月，六月份，就要结婚了。我希望身体没有什么问题。”

他的话——在我看都是陈词滥调——让我笑了起来。“咱们检查一下看。把衬衣脱下来。”

他的脸色有些灰白，眼睛也有些凹陷，但他过去一直都是偏于苍白的。我戴上听诊器，听了听他心脏跳动的节律；这跳动的节律是为安，是为对她的爱而跳动的，而这爱本应是我给安的。当我聆听的时候，脑子里猝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它来得太突然了，以致我并未十分清楚。你明白，我是一个年轻的开业医生，心里装着的是良好的愿望和希波克拉底誓言。

但是在我内心黑暗的角落里却有某种东西在蠢蠢欲动。“汤姆，我还不能肯定，”我带着一种不祥的口吻说，“给我留个尿样，我要分析一下，过几天再来吧。”

诊断——至少部分地——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就是要弄清病人究竟是器官性的疾病还是功能性的紊乱。后者常常是心理上的原因造成的，多数情况下是由于疲劳。汤姆过度劳累，为了给安提供安逸的生活而每天工作 20 个小时。一切都是为了安。

我仔细想了想，从身体上来讲，只要注意休息和饮食，他很快就可以恢复健康。但是，何不让他担心去呢？过一年再说，或者直到他去找别的医生。我总可以用误诊来为自己辩护，医生们以前

这么做过。同时，我还可以见到安。

我没有检查尿样。我想没这个必要。

当他再来的时候，我早已准备好了。“很抱歉，汤姆，”我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说道，“换了别人的话，也许不那么难以开口，尽管把坏消息告诉病人总是不容易的。”

他面带惨淡笑容地说：“我可以经受得住。”

“糖尿病。”我说。

他沉默了好长时间，低下头艰难地呼吸着。

“胃痛，头痛，常常四肢乏力，一切都与病症相符。但别太悲观了，它并不致命。”

“在某种程度上它是致命的。”他抬起了头，但并没有看我。“无法医治，对吗？”

我慢慢地点了点头。“如果周期性地注射胰岛素的话，糖尿病患者可以比较正常地生活。或许某些症状会持续下去，像烦渴，老想喝水；贪食，食欲过强，无论什么病症等。”

“我再也不会好了。这对安是不公正的。”

我没有回答。他心里会比我更清楚，更明白。

他挺直了肩膀。“我不能。不——”

“我给你开一个特别的胰岛素处方。问题是，由于这个处方，我必须要求你不能使用其他的处方。”说着我把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但是不要期望会有奇迹发生。需要花费些时间你才会感觉好起来。”

他跟我进了里边的办公室。我指了指架子上的一个大瓶子。“就在那儿。上班的时候顺便过来一下。我想亲自给你注射而不是让你像有些糖尿病患者那样自己在家打。”

我将注射器内抽入清澈的液体——一种无害的等浓盐水，浓度和外观几乎和胰岛素相同。“一开始每天打一次。以后我们会延长中间的间隔。或许当我们看到效果时，安会——”

“我不想让她知道。”他是那么紧张，使我感到惊奇。“我希望

什么都别说。”

“你很清楚。”我立刻赞同道。我的整个计划就取决于他刚才所说的话。还真管用！

报复？可以这么说。憎恨？不是当安抛弃我时我对他的感觉的那种。没人能够直接地憎恨汤姆，此外，现在这也不是个人的事。也可能是迪克或哈里。汤姆只不过是代表了一个碍事的人罢了，而由于他的诚实，这个障碍就可以清除掉了。

我再次见到安的时候——几周之后——是在乡村俱乐部的舞会上。她是独自一人来的，看上去十分可爱但有些疲惫。

“汤姆呢？”我简单地问道。

“汤姆——撤销了我们的婚约。”

“真遗憾！”我说。

由于别人的出现她才没有哭出来。“我很高兴他在我们结婚之前发现了。”

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发现了什么？”

“他并不爱我。”她用双手捂住了脸。“噢，伊凡，请带我回家去吧，我本不该来的。”

我照她的话做了，心里十分高兴。经过精心的策划，我又安排了几次见面。慢慢地——起先慢得让人着急——她在时间面前屈服了，就像脱去旧疮疤上的皮一样，开始减少对汤姆的爱意。

一桩桩的小事，变化就是这么发生的。友情演变成了爱情，抚摩她的手以及傍晚分手时给她以轻柔的亲吻。我决定有一天我必须将汤姆的“病情”告诉她，那么做只是为了让她所知道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又过了六个月，一天我们将车停在湖畔，欣赏水中的明月。我亲吻着她，这是她第一次张开双唇投入到我的怀抱里。“亲爱的，”我低声说，“跟我结婚吧。”

她想了好长时间，终于说：“是的，我想我愿意。”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答复，但她终于成了我的人。

之后她开始常到我的诊所去。为什么不呢？这间诊所是我的，也是她的。但她从不提起汤姆，即使是在撞见他一两次之后也不提。他定期到这里来，看上去仍然那么苍白疲惫，脸上也开始出现皱纹了。这可能是由于放弃安而产生的焦虑和怀疑而造成的，我想。当他看她的时候，总是流露出悲伤的目光。

我从内心里嘲笑他。我的周期性检查实际上是对他的愚弄之举。

一次当汤姆走了之后，安说：“汤姆有点儿什么事，你俩都没告诉我。噢，我知道他对我厌烦了，这可以理解。但还有别的什么事情。”

嫉妒刺入了我已确立的信心。“替他担心吗？你现在已同我订婚了。汤姆的烦恼是他自己的事，除非——”我嘲讽地又说道，“你仍然还爱着他。”

“他是位老朋友，我当然关心了。”

把真相告诉她是我必须要进行的一场赌博，但等到了现在已经将风险降低到了最小的程度。我不想让她到我们结婚之后再发现这件事，然后责怪个不停。

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了她。我能够这么做是因为我自己现在已经渐渐地相信了这件事。重要的是事实，它可以帮助解释后来发生的事情。或许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帮助证实我所做的是对的。

“但是如果患者坚持使用胰岛素的话，糖尿病已不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了。”我小心地挑选着字眼说。“汤姆的身体跟过去一样好，他知道这一点。它不会有任何区别——”

“那么这就是胰岛素？”她指着架子上我曾经拿给她看过的瓶子说。“看上去像水一样的东西就那么重要。”她站起身来要走，吻了我一下。“你能将这告诉我真是太好了，我觉得你——真了不起。”

“谢谢，安。”我十分激动。这是我所希望她向我说的话！最后

一道障碍克服了！

第二天早上她打来的电话使我大吃一惊。“伊凡，快，是汤姆！”她的声音有些惊慌。“我在他的公寓里。”

“他的公寓？你在那儿干什么？”

“亲爱的，别说那么多了，汤姆昏过去了。我发现他穿着衣服躺在地板上。看上去他好像昏迷了一夜了。”

“好吧，”我平静地说，“但我不能在那儿给他检查，我叫一辆救护车去。”我给医院打了电话并对情况做了必要的说明。

我诅咒自己的嫉妒。安是公正的。汤姆讨厌我，为不为人知的原因担心劳累而致使自己昏迷！他为什么不用饮酒和睡眠来解脱自己呢？

当护理人员把汤姆抬进来时，他仍然那么苍白。安走在担架的后面，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

我所需要的就是汤姆能呼吸一下。丙酮——一股烂苹果的味道。我大吃一惊，一种难以置信的麻木感悄然遍布我的全身。再也不需要装样子了，再也不需要架子上的那个毫无作用的瓶子了。汤姆需要的是真正的胰岛素，赶快！

我冲进存放不大常用药物的储藏室，拿来了胰岛素。但一切都太迟了。以前我以嘲弄的方式所做出的诊断现在反过来嘲弄我了。就像安说过的，他可能是前一天夜里昏迷的，数小时之前了。他的嘴巴张得很大，奋力地呼吸。

我无助地望着，他的胸部猛烈地抖动着进行最后一次呼吸，但没有成功。安气喘吁吁。汤姆向上望着我，充满恳求和疑问。就这样，他死去了。

我走了出去，坐进汽车，狂开了有一个小时。寒气就像是有生命的东西一样爬遍我的全身。我是凶手吗？我反复地问着自己。

如果我是，那么奇怪的是，我并不感到懊悔。这对我职业上的自我是一个打击。我犯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错误。我相信，如果我做出了正确的诊断，并且谨慎地改变治疗方式的话，我会感觉好受

一些。或许那时我会那么做。但只要汤姆活着，他就是一个威胁。

我想起了安，觉得好点儿。这是值得的。是的，哪怕是一千次。安将在诊所等我，她会向我解释她为什么到汤姆的公寓去了。

安在那里，还有医院的罗杰斯医生和两个身着便衣的侦探。汤姆的尸体已经被搬走了。其中一个侦探碰了一下我的手腕，我以为他想跟我握手。“我是戴克思医生。”我说。

“我们会相互了解的，医生。”他厉声说道。当手铐套在你手上时，那种感觉是冰冷而又无情的。

安僵硬地坐在椅子上，目光干涩。我说：“安——”

她抬头注视着我，那目光表示她受到了伤害。“我想告诉你，伊凡，我到他的公寓去是因为我必须要知道。我发现我不再爱他了，但不是那样的方式。不，我扼杀了对他的爱，并把它给了你。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你自己把它夺去了。好，现在它也没了。总之，我很高兴，它并不十分对，永远都不会。”

罗杰斯医生，高高的个头，神情严峻，手里拿着那瓶该死的盐水。

“帕内尔小姐把这拿给了我。”他说。“鉴于你告诉她只要他接受治疗，他就会好的，她产生了怀疑。她注意到了，当他们把他抬进来时，他处在糖尿病昏迷状态中，你急忙去拿了一个不同的瓶子——真的胰岛素。”

“是的，她把整个情况都告诉我们了，医生。”侦探讥笑地说。“我们猜想你是有意让他死去的。地方检察官会根据那个瓶子和她的话周密立案。”

我想抗议，但话到嘴边却又缩了回去。罗杰斯医生厌恶地哼了一声。我注视着安，但她没有抬头看我。侦探用力拉了一下我的手腕……

我终于找到了你

罗伯特·摩尔·威廉斯

当大钟上的分针指向 5:01 时，弗兰克·格雷脱下了他的纸衣袖，拿起帽子和外套走出了他工作的小囚笼，在这里他是一位簿记员。

他总是等到过了下班时间一分钟的时候才离开办公室。

为保险起见，他每天都要为老板多干一分钟。他乐意每天失去一分钟，但决不会超过一分钟。

在寻找中，每一分钟都很重要。

这种寻找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这种寻找是他生存下去的依据。

就是为了寻找，他才工作，他才四处奔波，他才活着。

他在寻找一个人，一个叫约翰·加德纳的人。他必须要找到约翰·加德纳，必须，必须！

今晚当他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因为背痛，他的身子比平时弯得还要厉害。“我老了！”他想。这种想法使他走得更快了。他决不能变老，他决不能让他自己变老。

如果他老了的话，他可能就不能找到约翰·加德纳了。

他必须找到加德纳。

急于找到加德纳的压力促使他走的比平常快得多。他只草草吃了几口饭，结果当他到达时代广场时，比平时整整早了 15 分钟。这时还不到 7 点钟，但时代广场上的灯已亮了，全部都亮了。

它们在空中闪烁出耀眼的光芒，沿着百老汇，沿着白色大道，沿着这条让梦想破灭和令人心碎的大街，一片色彩斑斓，景象万千。

约翰·加德纳就躲藏在这些灯光照耀着的某个地方。

一想到加德纳，格雷的那张因缺少正午的阳光照射而苍白的脸便立刻气得发青了。

加德纳毁了他。加德纳摧残了他的生活。由于加德纳的所作所为，使得他的家庭贫困如洗，生活在耻辱之中。

他必须找到加德纳。

他挤入到时代广场的人群中寻找着加德纳。

人群使得寻找十分困难。这里有这么多的人。加德纳可以在这些人群中永远地躲藏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加德纳会藏在这里。

“尽管如此，我得找到他，”他自言自语道，“或许我今晚就会找到他。”

这个念头令人欣慰。

他注意着他所碰到的每一个人的脸。有那么多的人。不是被人踩了脚，就是被别人的胳膊肘捅了一下，要不就是被推到一边去了。他注视着他们，目光急切地从一张脸移到另一张脸，但没有看到他想要找的人。

他转到旁边的小街上，从百老汇走到第六大街，又返回来，走过街道的另一侧。加德纳可能就在这里的哪个地方。他可能住在这里的任何一家旅馆里或那些廉价的出租公寓里。

他走进各个酒馆和小酒吧。

酒吧招待员们都认识他。

“嗨呀，老爹，”酒吧招待员们会说，“不，自从上次你来这儿我就再也没见到过他。是的，我会留心的。不，老爹，我没见到过他。”酒吧招待员们会摇着头说。

“他可能会用别的名字，”格雷并不自信地说，“或许我最好把他向你描述一下，如果你见到他时，你就会认出来了。”

“好吧，老爹。说吧，他长什么样？”

那么他就会把约翰·加德纳描述一番。